

自反性现代化的动因、维度及后果

——贝克、拉什自反性现代化思想比较

张广利 陈盛兰

摘要: 贝克和拉什作为风险社会理论和风险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都把自反性现代化作为其理论基础,但他们之间又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本文主要对贝克和拉什的自反性现代化在概念、生成及动因、分析维度、后果以及现代性危机应对策略等方面进行比较和分析,旨在准确认识和理解现代性困境及其所导致的现代社会风险。

关键词: 自反性现代化; 认知自反性; 审美自反性

中图分类号: C9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569(2014)01-0051-06

现代性发轫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启蒙主义的理性大旗下,成功破除了宗教神学对人类社会发展束缚,帮助人们摆脱了愚昧和无知,以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为表现形式推进现代化高速发展。然而,时至今日,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背后危机暗涌,贫富分化、政治冷漠、精神家园失守等社会问题带来的经济危机、价值危机等尚未解决,全球性生存性风险又悄然而至。接踵而至的核风险、生态风险、恐怖主义等,无疑在用活生生的现实向人类宣布:启蒙主义的现代理性神话告破,现代化正在陷入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基于对现代化困境及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忧虑,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英国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对现代性危机的不断深化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分别从制度主义角度和文化主义角度提出各自的自反性现代化观点,试图找到现代化困境及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并走出现代化困境。

一、自我对抗或自我反思: 自反性现代化内涵比较

1、自反性现代化的提出

项目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项目编号: 12ASH00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 WE1211006); 上海市重点学科社会学建设项目(项目编号: B501)。

作者简介: 张广利,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分党委书记, 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盛兰,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研究生。

面对西方现代性危机,作为现代社会批判理论代表人物的哈贝马斯沿着韦伯对现代性解读的路径,将现代性危机解释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占,但与韦伯将历史终结于理性牢笼的悲观预断不同,哈贝马斯试图用作为总体合理性的交往理性来替代工具理性,以此来激发现代性未充分发挥的潜力,改变现代性的悲观基调。与哈贝马斯的这种观点相比,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及启蒙理性展开了激进的批判,对现代性的某些合理性和价值全盘否定,强调解构工具理性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一切东西,提出了现代社会终结和后现代社会来临的预断。英国学者拉什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缺乏共同的意义基础,特别在当今个性化严重的社会背景下,交往理性是不可能达到的,而后现代主义只解构不建构的做法无法解释正在兴起社群主义的本体性基础。在德国学者贝克看来,现代主义者疏忽了现代西方社会同以往现代性的异质性,过分重视两者的同源性,属于保守主义范畴,而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者则完全切断了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各阶段之间的内在筋脉。为了超越现代主义范式和后现代主义范式的思维局限,突破现代性困境,贝克首先提出了自反性现代化的概念,拉什比较认同这一概念,认为自反性现代化可以替代简单现代化成为现代性发展的新趋势,但在该概念的内涵方面提出了自己不同于贝克的观点。

2、自反性现代化概念的分野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旨在探寻风险社会的起源和成因,其自反性现代化概念主要是指现代性的自我对抗、自我冲突、自我消解,即指以现代性为初衷的现代化却产生了不断消解现代化自身基础的非理性的意外后果。贝克认为,现代化的自反性不是指对现代性的自我相关性和现代性的自我指涉性,也不是经典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的自我辩护或自我批评,而是指现代性利用现代化的自我力量挖了现代性的墙角,这是意料之外的,也是看不见的,所以没有反思。^①也就是说,自反性现代化是指随着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化的意外后果可能会创造性地毁灭西方工业时代以来和现代化的胜利果实。这种现代化的自反性所产生的风险和危机不同于传统社会变迁,必然会牵涉到分崩离析的痛苦巨变,它是通过对工业社会形态的抽离再嵌入,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伴随着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不知不觉地、悄无声息地发生的。现代化之所以会产生自反性主要源自于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即工具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和割裂。贝克的自反性现代化概念较好地解释了现代性危机和现代化困境的根源,但同时其理论基调也带有某些悲观主义的色彩。

与贝克相反,拉什对应对现代性危机和现代化困境的态度是乐观的。拉什的关注点是如何通过新型反思走出现代性阴霾,其自反性现代化概念更强调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即自我反思所包含的理论预设是社会越是现代化,能动者越能够获得对生存状况的反思能力并据此改变社会状况。拉什根据自反性对象不同而分为结构性自反和自我自反,结构性自反是指从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这种结构的规则和资源,反作用于能动作用的社会存在条件,而自我自反性是指能动作用反作用于其自身,也就是先前的非自律性监控为有意识的自我监控所取代。拉什认为贝克的自反性现代化是结构性自反,而他则倾向于自我自反,即能动的自我反思。自反性现代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固有发展,是进一步现代化功能性前提之发展的条件。拉什从自我反思的视角去激发自反性现代化的强大生命力,高度关注个人能动性、个性化、日常生活、习惯等私人领域,强调自我反思是现代社会人们个性化的强大纲领,其中个体越来越独立自主,越来越具有反思能力。如果说简单现代化意味着压制,那么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把权力赋予主体,有意识的自我反思将成为可能。这样,可能会为规避现代性带来的风险开辟一条希望之路。

对于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的观点,贝克进行了反驳。贝克认为,拉什未能理解反思性和自反

性之间的区别。拉什说的只是有意识的反思,误解了问题颇为复杂的无意识的、意料之外的自反性:也就是工业现代化的自我消解和自我危害。笔者认为,实际上,贝克和拉什的自反性现代化概念均涉及到自我对抗和自我反思之意,只是基于各自理论目标不同,偏重于不同的自反性内涵而已。

二、现代化自反性的生成动因:意外后果或个性化

关于现代化自反性的生成及动因,由于贝克和拉什对自反性含义的不同偏好而出现分歧,贝克认为现代化的自反性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现代化的意外后果所导致的,而拉什则认为个性化是简单现代化向自反性现代化变迁的原动力。实际上,两者既有差异又相互关联,自我对抗导致自我反思,个性化又是自我反思的生成动因。

贝克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对自我对抗高度重视,围绕自我对抗的自发性特征寻找自反性现代化的生成机制成为其理论重点。贝克从简单现代性基础假设出发,认为简单现代化的六个前提预设即民族国家、个性化、充分就业、无尽自然资源、科学理性绝对权威以及社会分化造就无限进步等,共同构成了简单现代化自我建构的基础和西方现代社会的理念,使工业社会像一个精准的机械系统高速运转。人们曾经乐观的认为工业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可以获得永久的繁荣,但事与愿违,简单现代性在实现其理论预设的同时,自身却不断产生各种解构其理论预设的副作用。全球化导致民族国家效力弱化,个性化导致了集体性的削弱,对科技的崇拜致使科技副作用蔓延,这些副作用利用人们盲目自信,在乐观主义的遮掩下逐渐叠加,最终瓦解简单现代化。作为现代性最具代表成果的科学及科学理性,其副作用已经成为人类生存性风险的元凶。科学理性将怀疑主义运用于除科学自身以外的所有事物,垄断了科技的发展,将科学副作用所产生的风险嫁祸于自然界或用概率数据对风险进行规避。但随科技高速发展,其副作用越来越多,由副作用所演变的科技风险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威胁全人类生命的生存性风险。至此,科学技术不得不把怀疑主义应用于科学自身,把自己当作批判和改变的对象。科学技术发展的这种自我怀疑预示着自反性科学化产生,同时也意味着自反性现代化的来临。贝克强调,对现代性的盲目乐观和过度理性导致现代性对风险的忽视或者仅仅将其以概率形式加以规避,殊不知我们正生活在科技副作用的时代,对科技副作用的无知产生了大量风险,各类风险慢慢积累,在无声无息中完成了简单现代化向自反性现代化的过渡。无知导致自我对抗,自我对抗的意外后果替代工具理性或科学理性成为现代化自反性的生成动力。

不同于贝克的观点,拉什认为自反性现代化的实质是反思性现代化,反思性或能动性的增长是自反性现代化生成的关键,而个性化程度的增加是反思性增长的前提,个性化概念本身是简单现代化向自反性现代化变迁的原动力。个性化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对工业社会旧的生活方式的抽离,对集体生活的解构和能动性的解脱。拉什认为自反性现代化是有着充分自反性的社会,个性化的不断深化是社会变迁的动因。简单现代化是个性化不完全的社会,只有当个性化使能动作用摆脱简单现代化的结构束缚,自反性现代才可能到来。拉什特别强调教育对能动性解脱作用的推动性。个性化的充分发展取决于个体能够掌握足够的信息处理能力,这就需要有很高程度的教育水平。而个体在接受教育中,包含在教育过程中的问题求解方式和提问框架又是获取理性批判系统知识的前提。拉什称该过程为解脱作用,它以自我自反性和结构自反性为前提条件,随着个性化的深入,知识密集性劳动兴起,自我监控慢慢取代了结构对工人的非自律监控,结构对个人能动性的束缚慢慢减弱,结构本身成为反思对象,能动性开始从结构中解脱出来,个人将可以越来越自由地从非正统位置对抗简单现代化的后果,个人能

动性的累积标志着自反性现代化的来临。

三、认知维度的自反性与审美维度的自反性

认知维度与审美维度有着不同的理论渊源,认知维度来自康德到迪尔凯姆和哈贝马斯的启蒙理性、实证传统,其理论预设倾向于构成系统与生活世界、主体与客体的二元性分立,其中,主体要通过比较抽象的中介(如专家系统)来认知客体,认知方式是监控和指导。认知维度的基本模式为主体通过制度性反思运用专家系统来监控或指导日常生活。而审美维度始于波德莱尔、经由本雅明到阿多诺的美学传统,植根于审美现代主义的假定与实践,需要自我解释,并解释社会背景实践。拉什认为,审美自反实际上是阐释学的自我解释非自我监控。^②审美维度所预设的主客相融意味着阐释学成为其进入共同意义的空间的重要途径。认知维度与审美维度理论渊源及预设的不同导致了贝克与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在分析维度上存在差异。

贝克以其风险社会的视野,把自反性置于生态批评框架中的科学制度的前景之中,注重生态领域和技术现代性。贝克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类对工具合理性的信仰、对线性进步观的自信,把客观世界作为征服和利用的对象,无视自然规律和风险规律,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导致大自然屡屡报复人类;科技的威力成为人类过度实践的理性工具,日益使人和社发生异化;利益分化和利益冲突引起社会结构紧张;资本无止境地追逐利润,使生产、消费和劳动发生异化,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关系紧张;工业生产无法预测的后果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等。贝克在对现代性理性基础、个体与社会紧张关系、生态问题的科技理性原因、现代性之深刻负面性等问题进行了充分揭示的基础上,分析了植根于我们主流社会体制的思想过程、决策规则和行政实践中的危机发生方式,讨论现代性的自我对抗所产生的危机和风险,反映了贝克自反性概念中的认知偏向。正如拉什所说,贝克的自反性在本质上是以认知为前提的,其倾向于构成主客体二元性的特征。

相对于贝克认知维度的自反性讨论,拉什更加青睐于文化主义传统的审美维度的自反性分析。美学维度的分析植根于社会实践,现代性通过社会日常生活的细节表现出来,细节被理解为美学的,不仅包含高雅艺术,也包含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美学。审美自反突破了认知性自反的长期垄断,成为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理论中的亮点。拉什区分了认知的和美学的自反性,认为认知维度的分析对现代化自反的理解存在缺陷,它忽略了普通大众及其日常生活,忽略了制度之外日益增多的社会、文化、世界的交互作用。因此,拉什提出了一个关于美学和文化解释的自反性,超出了反思、批判甚至对抗的观念,强调审美化对于现代性或现代化的后果。拉什认为自反性的根本维度不是知识、制度、结构、规范的解构和再构造,而是要涉及到制度之外的边缘领域,如惯习、习性和未被考虑到的范畴,自反性应该进入生活和实践的共享意义空间,在主客体视域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一种较少中介的审美自反,正如拉什所述审美自反反抗掏空,反抗启蒙传统的日益抽象化,查找在落入过度中介、商品化等等之前,原本、未走样的象征符号。^③这种审美自反性不是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而是指向一种危险的现代性。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物质客体被符号、图像和象征的增殖日益掏空,整个社会日益被审美化或文化被日益社会化,于是现代社会越是发展,现代性越是完善,其赖以存在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础就越是受到威胁甚至消解。拉什利用阐释学成功的将自反性视域从知识、制度、结构、规则引入到了日常生活领域,通过自我解释,并解释社会背景实践,使其成为直接作用于日常生活空间共享意义的审美自反。

我们认为,对自反性现代化的认知维度和审美维度的分析,主要是由于其理论渊源及预设

不同而导致,各有千秋,并无优劣之分。认知维度主要从知识、制度、结构、规范方面分析、解释自反性现代化,而审美维度则主要从制度之外的日常生活、文化、惯习、符号、图像和象征等范畴解释自反性现代化,二者都是自反性现代化的重要分析维度,单纯从一个维度来解释自反性现代化都是不全面的,运用多种分析视角从多方位透视自反性现代化,有助于获得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四、自反性现代化的后果:风险社会或风险文化

在贝克那里,自反性现代化的后果是大量人为的危及人类生存的现代社会风险的出现,进而使人类步入风险社会;而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的后果是风险文化时代的到来。贝克认为,自反性现代化的后果就是经典工业社会的终结和风险社会开始出现。自反性现代化的根本症结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分裂。现代性使得工具理性盛行和价值理性衰微,由理性主义发展而来的物质至上、利益至上的关于文明、进步、发展的观念,主导着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和制度的思想和行动。在现代性以及从中生发出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取得了诸多成果,科学技术的运用几乎要到了极致的地步,但在服务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创造性地毁灭着现代化的胜利成果,破坏着现代社会的根基。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导致了现代化对抗自身、消解自身的自反性现代化阶段的到来。贝克认为,在自反性现代化过程中,生产力呈指数增长的同时,危险和潜在的威胁被释放出来,主要体现在人类的过度实践、经济和社会的非理性发展、科学技术的无限制应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政治失灵及社会治理失效等等,所有这些自反性现代化的风险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就形成了风险社会。

不同于贝克的观点,拉什的自反性现代化更强调现代化的自我反思,而自我反思所包含的理论预设是社会越是现代化,能动者越能够获得对生存状况的反思能力并据此改变社会状况。拉什认为自反性现代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固有发展,是进一步现代化功能性前提之发展的条件。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把权力赋予主体,有意识的自我反思将成为可能。拉什批评贝克的风险社会无法准确描述我们当时的情况。针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危险、潜在的威胁等各类现代风险,拉什认为风险是心理认知的结果,不同的社会群体对风险有不同的解释话语和不同的应对措施。因此风险在现代社会的凸显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非社会秩序,自反性现代化带来的是充分个性化,能动性完全从结构中解脱出来并作用于结构本身,人们开始对结构进行大量反思和扬弃,其结果是作为文化形态的风险文化的诞生,从而进入到风险文化时代。

我们认为,贝克和拉什的自反性现代化后果的分歧是双方的自反性现代化概念内涵的差异所致,实际上,自反性现代化概念既涉及到自我对抗也涉及到自我反思之意,只是基于各自理论目标不同,偏重于不同的自反性内涵而已。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都是构成当代风险现象的基本内容,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五、现代风险的应对:再造政治抑或重建社群

如何规避和应对现代风险,贝克和拉什也存在着再造政治抑或重建社群的分歧。贝克是制度主义者,他认为现代性危机是由于制度而产生,故同样要用制度来进行治理。贝克为了从根源上应对现代性的副作用——现代风险,提出了第二次启蒙,即生态启蒙,即对第一次启蒙中过度理性的反思。虽然贝克提出了生态启蒙的概念,但是他仅仅将生态启蒙作为思想上的持久性问题而悬置,并未加以研究,转而致力于极具实践性的自反性现代化相关制度的制定,

即再造政治即亚政治。贝克提出将亚政治变为政治制度,通过亚政治的推行来将权力交还给人民,即自下而上地塑造社会。在贝克看来,所谓再造政治就是人们必须告别这样的错误观念,即行政机构和专家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和有益的。要破除专门知识的垄断;团体参与的范围不能由专家来定,必须根据社会的相关标准开放,实现管辖权的开放;参与者必须意识到,决策不是已经制定好的,从外部作出的。要实现决策结构的开放;专家和决策者之间的闭门协商必须传达到或转化为多种能动者之间的公开对话;整个过程的规范必须达成一致,实现自我立法和自我约束。^④

拉什从批判贝克的制度主义观点出发提出自己的看法。拉什认为制度造成现代性困境,故妄图用制度来治理危机的结果无非是旧的危机尚未解决,新的危机又将产生。拉什从文化主义出发,结合时代背景,利用审美自反逻辑来建构生态启蒙。如上文所述,随着认知自反面临专家系统的信任缺失,原来确定性的领域变得不确定,与此同时,审美自反开始渗入所有不确定领域,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模式和思维逻辑。审美自反的出现打开了布迪厄意义上的制度未涉及或者不在场领域,重新宣扬了对价值、信仰、共同意义的追求,换言之,审美自反的结果是建立在共同意义之上的新式社群得以出现。所谓新式社群是建立在信息和交流结构之上,诞生于大众专家和文化爆炸时代的新式社会群落。它们不同于道格拉斯的社会边缘群体,它们位于自反性现代化的中心,具有强烈的自反性。这种新式社群又称自反性社群,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理论中集体自反的表现形式,也是拉什意义上风险文化的载体。

新式社群的重建本质上是应对危机的文化重建,新式社群的重建过程同时又是审美自反普遍化的过程,审美自反作为美学维度的新型反思,其存在本身就是过度工具理性的解毒剂;新式社群核心的共享意义给身处个体化社会的成员带来本体性安全,减少其单独面对危机的恐慌;新式社群通过亚政治运动对应对现代性危机的文化进行宣传,以此来反抗产生现代性危机的文化。实际上,拉什意义上的新式社群不同于贝克的亚政治团体,其差别之处在于新式社群以共同意义取代了共同利益,以价值理性取代了工具理性,故新式社群运动的目的不在于重建政治,而是试图解构位于工业社会中心的政治制度,实现彻底的民主。如上文所述,风险文化是自反性现代性的结果。随着新式社群的发展,以审美自反为基础的风险文化将蔓延于所有的不确定领域,新式社群将解构社会制度,风险文化时代将取代风险社会,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将要形成,而这种文化形态松散的结构本身就是规避制度风险的理想类型。

实际上,贝克的重建政治和拉什的重建社群是他们分别从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提出的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对策,各有千秋。而要走出风险社会的结构困境,找到应对社会风险的正确途径,不仅需要从制度层次上再造政治,而且需要重建新式群体并建构合理的风险文化来反思和自省。

注释:

①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9页。

②Sco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Theory Culture Society*, 1993.

③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之光、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9页。

④杨雪冬《风险社会理论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